

本周,日本二戰後最大的軍艦、滿載排水量 2.7 萬噸的準航母下水。新艦沿用了舊日本帝國海軍主力艦艦名“出雲”,下水儀式在舊日本帝國軍歌《軍艦進行曲》中進行,艦艏處一面舊日本帝國時期的“旭日旗”迎風飄揚,這些都是明白無誤的宣示:無論世界怎么看,中韓怎么说,日本仍自顧自地加緊舊日本帝國的復活。

日媒《產經新聞》在報道中說,“新艦承襲了‘出雲’這一對日本海軍而言富有歷史榮譽感的艦名”。據報道,老一代“出雲”號巡洋艦,1900 年下水,歷經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於 1945 年被美國擊沉。今天,新一代“出雲”的再生,顯然在宣告今日日本對於這一段“光榮”歷史的肯定和繼承。

對於這一明顯帶有挑釁意味的行爲,中國方面當然是批判和反對,正如國防部新聞局的回應:“我們對日方不斷擴充軍備表示關注,日方動向值得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高度警惕。日方應以史爲鑒,堅持專守防衛,恪守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承諾。”

對於中國的反對,日本一向不接受,無論中國如何反應,哪怕鋪天蓋地,日本還是照樣做,一切按部就班,這已是近年來中日關係中一個既定的現實了,早已見怪不怪。但是,日本軍備擴張和到了公然復活舊日本帝國這個地步,人們也許要反過來想了:看起來,正是中國的批判給了日本以動力,中國的反對給了日本以理由。

衆所周知,中國一直都在嚴詞批判日本右傾化,不反省歷史,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然而,世人見證,近幾年,日本從政府到民間恰恰在急速地右傾化,日本也恰恰是越來越公開地紀念帝國歷史的光榮,而日本的未來目標,甚至就是徹底顛倒戰後秩序。

可以想象,隨着中國繼續高調反對日本修

編者按: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 文揚

中國助推舊日本帝國復活?

憲,日本國內的反修憲勢力也將土崩瓦解,而修憲大業將順利完成。隨着中國繼續高調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日本的軍備擴張終將一發不可收拾。

不僅是日本,印度在大力擴軍,今年有兩艘航母下水,菲律賓在大力擴軍,正在購買美國和法國的二手軍艦。一些新詞彙,如“環中國軍備競賽”、“東-東冷戰”,正悄然走紅。就像是商量好了,你中國動一下,我們就動兩下,不怕你擴軍,就怕你不擴軍。

中國明顯覺得自己被利用了,因為這些國家都在故意夸大中國的威脅,在“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做了很多解釋,說自己是和平崛起,說



軍費是“補償性增長”,是“閉合缺口”,說建造航母仍屬於“積極防禦”,是“和平方舟”,但都沒有用。事到如今,中國其實也明白了,很多人迫切需要這個威脅,這與你中國是否真的是一個威脅無關。

其實,這是個很古老的“遊戲”:爲了本國的某種目標,藉助於一個國家的威脅。歷史上,這種大戰略性質的操作,很多國家都成功地進行過。在有的情況下,是威脅真的降臨了,受害者成功藉助了這個外部威脅實現了本民族的大團結,並一鼓作氣,不僅趕跑了侵略者,而且創建了新社會。在另外的情況下,外部威脅並未真正降臨,但本國迫切需要藉助一個外部威脅實現民族振興、社會提陞,故意地渲染威脅,

夸大威脅。這也就是所謂的“好敵人”效應,一個國家在陷入自身危機的時候,往往需要靠“好敵人”來幫助自己度過危機,並激發起新的活力,上昇到新的高度。

回顧中日關係史,日本確曾成爲過中國的“好敵人”,甚至可以說,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功建國和今日中國的強國之路,都或多或少與中國人成功“藉助”了日本這個外部威脅有關。平心而論,如果沒有當年日本的全面侵華,當時已被軍閥混戰撕扯得四分五裂的中國,能否實現“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的大統一,甚可懷疑。

而日本自身,其實也是“好敵人”塑造的結果。正是 19 世紀中期西方列強對日本的武力“開國”刺激了日本的“明治維新”;正是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刺激了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也正是太平洋戰爭的戰敗,刺激了日本戰後作爲“經濟大國”的高速崛起。

今日之日本,仍處在與美國進行經濟競爭遭到了“第二次戰敗”後的低落期,整個社會缺乏目標,缺乏動力。恰恰是中國的高速崛起,讓日本看到了新的“遊戲”機會,一百多年前的清和俄國曾是舊日本帝國崛起的強力助推器,今天的日本要重新成爲政治大國,要重新成爲“一流國家”,不再次藉助中國和俄國這兩個“老冤家”的外部威脅,又更待何時?

就這樣,中國又一次成了日本的“好敵人”,中國的崛起,無論和平還是不和平,都被日本利用來當成了舊日本帝國復活的助產士。這就是今日中日關係的現實。

考慮到今日中國實際上也在利用日本這個“好敵人”,所以中日之爭,現在正在轉化爲誰能更好地藉助對方這個威脅實現自己的目標。

文揚 2013 年 8 月 5 日

七條底線就是“大 V”們的“國稅”

酷暑八月,中國“網絡名人”們的熱度因爲兩個新聞事件再次升溫:一是 8 月 10 日 CCTV 主辦了一次“網絡名人社會責任論壇”,部分“大 V”們在電視上公開亮相,當着全國人民的面表態,堅守底線,承擔責任,不亂說亂傳。二是 8 月 21 日新聞報道,北京警方日前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非法經營罪將“秦火火”“立二拆四”等四名網絡紅人刑事拘留。

一拉一打,人驚人醒:國家出手了,法律收網了,網絡江湖山再高地再遠,也沒越出天邊。“大 V”們是被“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召集到電視台來開會的,“秦火火”們是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的,兩個部門都代表國家。互聯網沒那麼特殊,國家的意志凌雲盤旋,何時出手,如何出手,國家自行決定。

十天的間隔也許太短了,兩個舉動合起來太像是一個組合拳。鎂光燈下光環未退,手銬的黑影倏忽而至。

“大 V”們心生平不平:豈能隨意將我劃入“秦火火”之列?自許爲“正能量”的他們,自認爲是在引領社會、建設社會,豈肯與刑事犯爲伍?的確,這並不是一個“物以類聚”的群體,唯一的共性,是他們都在微博上擁有數量巨大的粉絲,除此之外,千差萬別。

何出手,國家自行決定。

十天的間隔也許太短了,兩個舉動合起來太像是一個組合拳。鎂光燈下光環未退,手銬的黑影倏忽而至。

“大 V”們心生平不平:豈能隨意將我劃入“秦火火”之列?自許爲“正能量”的他們,自認爲是在引領社會、建設社會,豈肯與刑事犯爲伍?的確,這並不是一個“物以類聚”的群體,唯一的共性,是他們都在微博上擁有數量巨大的粉絲,除此之外,千差萬別。

照料的畜群似的人,也就是馬克思的未來的人。”他在《現代性的三次浪潮》中寫道。

或借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解釋,“末人毫無要他人承認自己比別人杰出的慾望。沒有慾望,人就不可能有任何優越性和成就。這種人只滿足於自己的幸福,對自己不能超越小小的慾望一點也不覺得羞耻。總之,‘末人’放棄作爲一個人。”(《歷史的終結》)

這個危機是深刻的,現代西方文明失去了目標,“現代性”時代開啓一千年後,塵世天國已近在眼前,但人類卻並沒有勝利,理性破產了,歷史終結了,人類成了沒有道德、沒有理想和熱望、甚至沒有廉耻的“末人”。

在這個危機中,中國不幸陷入了一個特殊的困境: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無論是並入了“黑格爾歷史”的發展階段,還是進入了“湯因比歷史”的應戰階段,都同時也遭遇了西方文明自身的“現代性危機”。因爲“黑格爾歷史”不是別的,正是一條以西方文明爲主流的江河,“湯因比歷史”也不是別的,正是一座以西方文明爲主峰的高山。江河的主流正在稀散,高山的主峰正在崩塌,對於後來的追隨者,它們不再提供方向的目標。

更要命的,源自西方的“現代性危機”,又反過來不分主次、不分先後地衝擊了所有“後發”的、努力進行現代化轉型和趕超的非西方國家,在同遭此劫的列國當中,中國甚至首當其衝。

這就是今日中國的現實:既接受了創建人間天國的現代性信仰,同時也陷入了失去信仰、失去目標的現代性危機。特別是,作爲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在堅定地走上依靠奴隸革命實現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道路”的同時,也更深刻地陷入了“末人時代”的陷阱,巨大的“末人”人群充斥全社會。

2013 年,號稱體育大國的中國先後遭遇男足慘敗給泰國和男籃慘敗給台灣的奇耻大辱,其他暫且不論,在我看來,這很像是“末人”危機開始爆發的一個不祥前兆。文揚 2013 年 8 月 16 日

但從國家的角度看,在微博上擁有上百萬乃至上千萬的粉絲,僅僅這一條,就是問題:人民本是跟着國家走的,憑什麼就被幾個私人人物給拉走了?社會本是歸順國家的,憑什麼就被幾個私人勢力給分割了?

“大 V”們不以為然:互聯網是自由空間,粉絲們大都是自己找上來的,他們願意跟我走,這是自由選擇,你國家有本事你也開微博,咱們同台競爭。的確,“微博政務”已經實行好幾年了,衆多國家機關和官方媒體都開了“官微”,民間管這叫“倒逼政府轉型”,國家的說法是“適應新形勢”。

可是,最核心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在國家看來:人民還是背離國家而去了,新的私人山頭崛起了,死去的江湖復活了。這一切,僅僅因爲微博這個小軟件,因爲“大 V”這一群小笑臉。

國家失落感巨大。很多人也許沒有充分意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國家,正是一個最徹底地消滅了民間江湖、鏟平了私人山頭的現代國家,也是一個最徹底地整合了全社會、動員了全體人民的新式國家。

與其他國家大不相同,近三十年來,中國大地上任何形式的私人財富、私人領域、私人權力,都是從國家的大一統天下中從零開始逐步讓渡出來的,追根溯源都是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衍生物。

在私人經濟這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與江湖的共存共榮問題已基本

解決——私人經濟構成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私人企業在謀取私利的同時也向國家納稅、解決就業、推動經濟發展。

但在其他方面,例如輿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國家與江湖的共存共榮問題還遠未解決,甚至連基本的“路線圖”也沒有。國家真的要在這些重要領域里與江湖平分天下嗎?好處是什麼?利益在哪里?

這就是當下中國微博問題和“大 V”問題的實質:一個爲國家所不樂見的新式江湖。

如果比照發展私人經濟的思路,那麼,首先一點,你“大 V”起碼應該按要要求向國家“納稅”,也就是按國家的要求犧牲一部分個人利益,個人意願。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正如私人企業的情況一樣,“大 V”們在輿論市場上的私人

“經營”,並不是在無主地上的自然開發,也都利用了國家提供的“基礎設施”、社會環境、市場環境,特別還包括了政策環境。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日發佈了所謂“七條底線”——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和信息真實性底線。這都無關“言論自由”,本質上就是合理“徵稅”,最基本的一項“國稅”。

惡意造謠的秦火火們,故意傳謠的“大 V”們,犯了什麼罪?除了刑事方面罪行之外,還嚴重違反了國家的要求,這就是“抗稅”罪。

天底下沒有不交稅的市場經營,天底下也沒有無底線的言論空間。國家早該提出底線要求,“大 V”們也早該明白這一點。

文揚 2013 年 8 月 23 日

中國式的「現代性危機」

關於現代性,流行的觀點,這是在 18 世紀前後形成於西方的一種文化。如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所言,以“進步、變化、現代性、原因、啓示、發展和解放”爲內在價值觀的現代性,直到 18 世紀晚期,才在歐洲完全取代了一直以來認爲歷史只是過去的重複和翻版、不思變革和進取的“前現代”狀態。

但另一種更歷史、更學術的觀點認爲,現代性在西方有一個很古老的起源,也就是聖經信仰。隨着西方基督教社會在公元 1000 年前後在地理上的擴張,北歐蠻族完全皈依基督教,古老的聖經信仰開始越來越世俗化和此岸化。如列奧·施特勞斯所說:“最簡單的表述就是:不再希冀天國的生活,而是要通過純粹屬人的手段,在塵世上建立天國。”

在施特勞斯看來,所謂的“現代性”從此誕生,自此以後的整個“世界歷史”,可以看作是一個被單一的“現代性謀劃”所主導的進程,並歷經了三次宏大的“現代性浪潮”。潮頭所向,就是創建“塵世天國”那條全人類共同的偉大道路。

馬基雅維利指出了將政治化約爲技術這條道路,康德和黑格爾指出了理性與歷史這條道路,尼採寄希望於超人行使權力意志帶領全人類抵達目的地,馬克思則寄希望於奴隸通過消滅階級帶領全人類抵達目的地,在“現代性謀劃”中,他們全都是同路人。所以,施特勞斯指出,法西斯主義政治,其實也正是三次現代性浪潮的必然結果。很顯然,這個極端政治,無非就是馬基雅維利加康德加黑格爾加尼採再減去馬克思的那個方案,沒有什麼不合理。

這就是他所說的“現代性危機”,“現代的西方人不再知道他想要什麼——他不再相信他可以知道什麼是好和壞,什麼是對和錯”,“對尼採來說,關於未來,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對如其迄今爲止所對的人(man as he was hitherto)來說,終點已經到來了;將來的,要么是超人,要么是末人。末人,最低下和最敗壞的人,沒有任何理想和熱望,卻吃得好像穿得好像好,在普通醫生和精神病醫生那里得到很好



ZAK FUNERAL HOME
OVER 100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

- 成立於 1890 年
- 家族所有並運作
-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
- 提供各種宗教的殯葬服務
- 合理的價格
-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

身在社區 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
提供傳統服務,並可按亞裔風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備有翻譯)

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
各種棺木骨灰盒 10% off

Zachary A. Zak -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
6016 St. Clair Ave. Cleveland, Ohio 44103
電話 (216) 361-3112 傳真 (216) 361-2540
網頁 www.Zakfuneralhome.com